■構成系列作品

陳建中 以心象入畫 與大師為「鄰」

老一輩二十世紀法國華人畫家是昔日西渡歐洲探索藝術眞理的俠客，無論是趙無極、朱德群，又或是吳冠中，都在中與西的對撞中詮釋出了自己的藝術語言。而陳建中，作為同樣是二十世紀赴法的華人藝術家，與其他海外華人畫家有着相同的市場運動軌跡，於上世紀90年代獲得台灣藏家關注，內地收藏市場開啓後才被內地藏家認知。他晚於趙無極二十年來到巴黎，在趙無極的舊時畫室中，探索出另一條表達路徑，不似趙無極在抽象的語言符號中求索，而是用寫實的技法塑造自己「華人畫家」的身份。

即日起至28日，《心象哲韻·陳建中五十年回顧展》在深圳美術館開展，展出作品以素描、水粉、水彩、油畫為主，在陳建中五十年來102幅作品的展示中，我們可以領略到二十世紀華人藝術家對於自我藝術風格的創建和深入的思索。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牧場之四》油彩 1994年作

■《窗外》油彩 1972年作

法國著名評論家雅克·萊那特（Jacques Leendardt）曾評論陳建中為一個中介者，是置身於交界處的畫家，在他的思想、情感與藝術中，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繪畫與詩歌，互相碰撞，彼此交融。陳建中有着上個世紀留法畫家的典型人生軌跡，是一個嚴肅的畫家，有着在當代前衛藝術家中少見的沉穩性格。

二十世紀巴黎的探索

陳氏是上世紀50年代廣州美院的早期油畫畢業生，當時受到的是嚴格的蘇聯油畫體系的教育和訓練，強調素描和造型的寫實技巧。60年代初到香港執教，可看作是陳建中對當時內地過於主題化的繪畫模式的逃逸，「全面蘇化」的藝術氛圍裡，要求藝術形式屈服於內容，幾乎所有繪畫都以政治宣傳作主要內容。彼時陳建中希冀在香港可以找尋到那條最接近西方的道路，然而現實令他失望，「雖然60年代香港接受的是西式文化教育，抽象畫派大熱，但學到的只是皮毛」。

「整個社會都處於一種浮躁狀態中」是陳建中彼時最深的感受，於是才有了赴法的決定，「雖然香港大搞現代藝術，但我對現代藝術仍然懵懂，同時又認為以前掌握的那套寫實的東西是過時的，覺得應該到外國去了解現代藝術。」

1969年赴法，翌年陳建中進入巴黎美術學院就讀，然而這裡的境況並不如陳建中想像般着迷，「當時發現西方還是有人在畫寫實的，寫實在西方並沒有過時」，陳建中坦言初到法的一年中，對於抽象畫的追索並未讓他愛上這種藝術形式，於是他極少去上課，做起掛名學生，把更多時間留在美術館、畫廊和展覽中。他說，後來雖然還是選擇了具象繪畫的創作線路，但在當時，西方大師的作品，在意識上仍舊給予了這個剛剛走出閉塞創作環境的中國畫家很大衝擊，「我的藝術觀、藝術思維是在巴黎形成，如果我不去法國，畫面意境可能是另一種。」雖然從門窗系列到風景系列，寫實基本功一直支撐在陳氏的畫中，並未因為追求形式而跑掉，但是，色塊的劃分以及形而上的表達方式反映出了西方觀念的影響，讓人看到陳氏並未沉浸在一味的造型追索中。

巴黎街景「門窗」

「寫實並非照相式的創作，是要把情感一筆一

■陳建中（左）與趙無極（右）

筆寫在畫裡的，要有一種情感的轉化做媒介」。70年代，在第一批「門窗」系列作品的畫面中，有巴黎街巷關閉的百葉窗、半掩的木板門和昏暗的走廊，畫家將這些描繪主題作特寫式的放大，隱去周遭與主題無關物體，用門窗後的昏暗色彩傳遞出自己的心境：孤獨和寂寞，以及未知的神秘。在半工半讀的日子裡，陳建中白天要為傢具廠裡的傢具繪製中國畫，夜裡創作，而初到巴黎人在他鄉的孤寂感正正在線條和色彩中折射出來。

門窗系列對於色彩的處理，陳氏幾乎採用平塗的方法，色域的分割技巧讓整幅畫作呈現出濃重的超現實意味。「在街上，在路邊，發現美的我就畫。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走出了自己的風格。」

如果說「門窗」系列是陳建中確立自己成熟風格的起點，那麼給予這種風格肯定的第一人正是如今享譽國際的二十世紀華人畫家趙無極。陳建中回憶與趙無極的邂逅是在1972年，當時正在畫室裡專心創作，忽然，來了一位客人，陳建中一下愣住了：這不是大名鼎鼎的趙無極先生嗎？原來，趙無極是特意來看看自己早年曾經住過的舊畫室，無意中發現畫室的新主人也是一位華裔畫家，趙無極先生一邊看畫一邊和陳建中聊天。陳建中回憶說：「那天我們一直在聊天，直到晚上十一點多趙無極先生才走，他說我畫這樣的畫就對了。」臨走時，趙無極說：「有事不妨找我。」「因為他是大畫家，我不好意思去麻煩他。」所以陳建中一直沒有踏入趙無極的畫室，而1974年，趙無極再次來訪，並帶來了法國文化部藝術司一位負責發掘有潛質、未曾開過畫展的年輕畫家的藝術視察官。陳建中在眾多參選者中脫穎而出，贏得在巴黎達里阿爾畫廊舉辦人生中的首次個展的機會，他也由此成為首位獲得法國文化部「贊助在法國第一次個展」的亞洲畫家。次年，在法國文化部支持下，以城市局部為題材的《構圖》系列在巴黎舉辦第一次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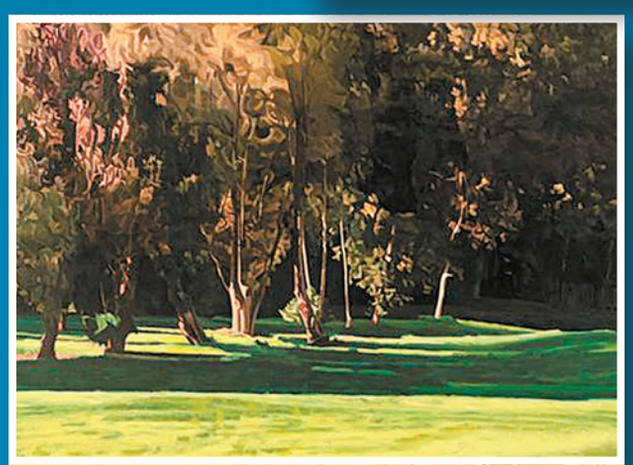
■風景寫生草稿

趙無極：抽象是我們那個時代的

陳建中回憶趙無極在他的畫室曾言：「抽象是我們那個時代的，現在這個時代抽象是尾聲了，而經典的寫實藝術是不受潮流影響的。」陳氏作為二十世紀留法的畫家，對於寫實造型的堅持是美學思索後的沉澱，他直言如果否定寫實，只說明對西方藝術並不了解，「因為西方仍有很多寫實畫畫得非常好的畫家，比如法國的讓—巴蒂斯·卡米耶·柯洛和英國的佛洛依德、西班牙畫家安東尼奧·洛佩斯·加西亞等。」陳建中說，不能單從作品的逼真程度來看待一個畫家，而要看重的是藝術家思想的傳遞和藝術的獨創性。

20世紀80年代後，陳建中轉入自然風景題材畫作，他說自己從1984年開始畫風景，構圖還是幾個顏色，「法國是肥沃的黑土，因此長出的樹、草不同於東方，都特別壯，顏色很美，我想表現一種寧靜，比早期更理性，更自然，是大自然的美。」陳建中的風景畫在外光的處理上，筆觸很像印象派，野性自然但同時很克制，仍舊是嚴肅的處理着對大自然的寫實反映。

評論中很多人說陳建中的畫作有東方情愫，此言可加諸在早期赴歐的很多藝術家身上以形容其東西結合的畫風。陳建中坦言自己並沒想過這問題。「所謂東方情調可能是我東方的審美觀，但這並不是我思辨後的結果，我是自然畫出這種畫。」陳建中說畫畫要發乎於心，不必一味追求所謂意境的塑造，或是符號的創造。「一棵樹，要從根生長，歐美產生的藝術流派，是以他們的生活為基礎的。中國藝術家的創作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屬於自己的感受。」


■《秋天的公園》油彩 2008年作

對市場要淡漠，堅持「根性」

現在，陳建中在深圳和廣州都有了工作室，常常歸國展出作品。說每到秋涼，他便回到廣州，天熱了便返巴黎。至於產量，大概一年十件左右。「我會在一些畫廊展售一點作品，至於拍賣市場沒有親自介入過。」

■陳建中

早期陳氏的畫作幾乎只在歐洲流通，上世紀90年代就如趙無極、朱德群等海外華人畫家一樣，在台灣市場中出現，而今發展至內地，聽其言，陳氏眼中「沒有藏家」，直至今日，沒有感覺就不畫，他會早上起來先看看書，然後開始畫畫，「法國天黑得晚，有時11點天還亮着，我就會多畫畫。」

對於現時年輕美術專業學生，陳建中直言「肯定會遇到很多坎坷，比如畢業之後的路向選擇，西方很多畫家也是沒有出路的，能畫出來的也就那麼幾個」，在他看來，中國年輕畫家在當代藝術氛圍中，仍應保持住自己的「根性」，不要執意追求當代的西方風格，而是應努力創作出發乎於心的作品。

萬象靈犀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盛世側影 盡顯遺珍精品

在鄰近香港的深圳博物館，正在舉行河南博物院的漢唐精品文物展，展期至下月中。今次展覽的展品，匯聚了從漢代到唐代這一時期的各類重要文物，對於了解漢代到唐代的中國歷史人文風貌以及時代變遷、洞悉彼時的社會生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從陶器、唐三彩到各類石刻磚雕，今次展品類別之豐富，也堪稱是前所未有。

漢代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朝代。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各類學說思想的傳播，到秦代中國第一次實現統一，中國統一的封建王朝格局逐步形成。伴隨這種國家體系格局確立的，乃是一整套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治國思想以及民間倫理。以仁愛、孝道、忠君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在漢代也被逐步確立。這一時代格局是極為深遠的，不僅塑造了中國人千百年來的民族心理與性格特質，同時也對文化、藝術的創作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此種時代特徵，在漢唐盛世尤為明顯。

今次有一個展品，特別引人注目，便是《彩繪郭巨埋兒畫像磚》。這是一塊畫像磚石。乃是製作於南朝時期。乃鄧州學莊畫像磚墓出土。整個磚石的大小也比較適中，大約38厘米長，19厘米寬，6厘米厚。這塊磚石具有非常濃厚的倫理說教意義。郭巨埋兒，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則非常有名的傳說。這個故事有時又被稱作「埋兒奉母」，最早記錄在東晉干寶所著的《搜神記》中，也是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故事大意是，郭巨在父親死之後，將家產分給了兩個弟弟，自己獨立撫養母親；後來自己的妻子生下一個男孩，老太太就非常喜歡這個孫子，經常將自己的食物留給孫子；由於家中貧寒，郭巨擔心撫養孩子會影響到母親，所以決定忍痛將孩子埋掉；在挖坑時，得到上天賞賜，獲得黃金，以表彰其孝心。可見，孝道倫理對那個時代的民眾觀念和藝術風格，有着巨大的影響。

■彩繪女俑

■彩繪郭巨埋兒畫像磚

盛世代表着強大，也代表着性別的解放。唐代，乃是以女性的奔放和自由而著稱。女性在着裝打扮、社會生活等多方面，都顯得較為進取和自由。這便是風氣文明開化的表現。在唐代，藝術作品也洋溢着女性的特有美感。高約30厘米的彩繪女俑，也是今次展覽的一個看點之一。從彩繪女俑的造型中，其眼神所展露的，乃是唐代女性蒸蒸日上的樂觀形象；而寬大的着裝，也是唐代女性追求內心自由的表達。

從漢代到唐代，藝術作品的風格，必然是社會生活的寫照。在那個時代中，藝術作品不僅僅是欣賞用的工藝品，同時也是具有實際效用的各種生活物件或器皿。從這個角度看，漢唐時期的藝術珍品，乃是細緻到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雕琢。